



远方來的青年

根·戈爾 著

新文藝出版社

根·戈 尔

远方來的青年

肇 莖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苏联一个荒僻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苏維埃政府的大力帮助，它擺脫了封建残余的殘酷剝削，很快地建設起幸福的新生活來。小說主人公諾特是当地一个勇敢的年青獵人，由政府送到遙远的列寧格勒去學習。在党团的关怀和培养下，他在短短的七年中从一个毫無文化的青年，变成了社会主义建設的積極分子。

作者以生动的筆調敘述了当地民族的風俗習慣和苏联大學生的愉快而嚴肅的学校生活。通过本書，讀者可以鮮明地看到，苏联各民族間的友誼是多么緊密，苏联青年是怀着多么高的热情为建設社会主义而學習和工作。

Геннадий Гор
ЮНОША С ДАЛЕКОЙ РЕКИ

根據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град 1953 年版本譯出

远 方 來 的 青 年

根·戈 尔 著

張 茲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91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9 1/2 字數 214,000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6) 0.30 元

統一書號：10078·991

定價：九角

目 次

第一部	循环运河岸上的“帐篷”	1
第二部	大学生	117
第三部	诺特	211

第 一 部

循环运河岸上的“帳篷”

第 一 章

一九三二年我進大學的時候，尼夫赫①學生諾特已經從庫頁島來到了。他在北方民族學院讀書。每天晚上我就是到他那兒去學尼夫赫語的。

這位教師比我小兩歲。他生於蘭格爾（按俄語是海豹河的意思）的一個游牧站。在他生命中一個了不起的日子里，他來到了循環運河②的河畔。

諾特離開了故鄉的游牧站，在庫頁島西岸維阿赫杜村等候了幾天飛機，在阿穆爾尼古拉耶夫斯克城（涅維爾斯柯依③是這個城市的奠基人）就攔了一陣，走遍了伯力的各條街道，很快就習慣了火車的臥鋪和窗子，車窗外有各種東西掠過，忽而是樹林，忽而是田野，忽而是城市，忽而是鄉村。這些東西看來一輩子都將這樣閃動似的——路程是多麼漫長而有趣呵。可是三星期以後，當諾特到了列寧格勒，從十月車站的台階上走向廣場時，他却突然慌了

① 尼夫赫人是居住在阿穆爾河下游和庫頁島的民族，歷史上又稱吉里亞克人。

② 循環運河在列寧格勒，北方民族學院就在運河旁邊。

③ 海軍上將涅維爾斯柯依（1813—1876），俄國的著名探險家，曾到遠東和庫頁島作探險，發現了很多地方。

起來。你想想，这条十月二十五日大街不是游牧站的小徑，也不是阿穆尔尼古拉耶夫斯克城的街道：朝你迎面走來的过路人不是一兩個，不是三四个，而是一大羣，像汹涌的怒潮般滾來。諾特有一种感觉：他馬上就要撞到什么人的身上，或者被挤到牆壁上、被压得喘不出气來了。

这种危險的感觉，在他还没有習慣、沒有熟悉这个城市和在街上沒有感到充分有把握之前，弄得他好几天心神不寧。真的鬧了不少笑話，而且不僅是他，还有別的許多北方学生。有一个笑話使諾特过了很久想起來还觉得好笑。有一回，孩子們在一家人家門口瞧見一只标着“信箱”字样的箱子。那些北方人就毫不犹豫地寄給远方的信和明信片，投到了那只箱子里去。

在这个大城市里，这个年青的尼夫赫人隨時隨地会碰到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每次走進学院的食堂，諾特总觉得有点不舒服，想赶快到新鮮空气中去。他吃不慣牛肉，因此时常只好半飢半飽地离开飯桌子。在蘭格尔自己家里，他吃的只是鮭魚或者鱒魚，以及有強烈的魚腥味的海豹肉。

有一回在共青团會議上，一个人种学学生把我那朋友諾特称作另一个十世紀的代表。

發言的人馬上被大家糾正了錯誤。諾特不是这种代表，而是苏維埃社会的一員，社会主义建設的積極参加者，一个从过去走向未來的人。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提醒了發言的人，斯大林同志在那次會議上講到那些擺脫了原始經濟形态，跳过工業資本主义，直接就开始建設嶄新的苏維埃經濟的各民族。

在那些年月里，諾特在我眼里并不象大家一样。諾特的奇特的地方在于他所用的語言是总共四千个人所用的語言。我那位朋

友所代表的整个民族，只要列寧格勒几十幢楼房就够他們居住了。可是，这个民族有它独特的文化，由两种主要方言構成的語言，許多傳說神話，几百种甚至于可能是几千种有趣的、大半还没有研究过的風俗習慣。这些風俗習慣等着我——一个人种学学生，在它們还没有消失之前去研究。

“你是团员嗎？”在我們認識以后几天，有一次我問諾特。

“是的，”尼夫赫人笑着回答。

他把团証拿給我看。我在相片上瞧見他那張笑着的嘴和那对微微眯攏的眼睛，好象他正在目不轉睛地瞅着远处的一个什么地方。他笑得非常别致，除了他以外誰也不会这样笑的，他的兩頰上現出了两个象孩子臉上有的小酒窩。

諾特把他得到這張团証的經過告訴了我。

小小的尼夫赫游牧站那時还没有团组织，所以諾特每次总得到鄰村去开会——冬天乘狗拖的雪橇，夏天和秋天乘船。那兒住着一羣伐木工人，都是年青的俄罗斯小伙子，他們是由党和团派到庫頁島來的。区委会很远，因此这个在秋天就批准入团的尼夫赫人怎么也領不到团証。因为道路泥濘，天气恶劣，伐木工人跟区里暂时断了联系。諾特決定自己跑去領团証。他乘了一只用白楊樹鑿出來的平底船，而那条他航行的河随时有結冻的可能。半路上这个年青的尼夫赫人遇到了暴風雪。諾特并不回家，在岸边一堆篝火旁等候風雪过去，接着又繼續赶路。那时他就已經不肯改变既定的决心，而是喜欢把开了头的事情進行到底的。

那些年青的伐木工人对待諾特都很好，教他俄語，可是他时常会使他們大伤腦筋。有一回共青团書記問諾特：

“你什么时候付团費呢？我真不知道拿你怎么办。伐木工人可以用薪水來付。可是你不是伐木工人，你是打獵的……”

在这次谈话之后一星期，諾特打死了一只黑貂，把黑貂皮帶到了村上。

“拿去！”他对書記說。“这是我帶來的团費。”

我在听諾特敘述时，腦子里生动地想象着这个場面：驚愕的書記手里捧着一張黑貂皮，大家在討論还是把它还给主人呢，还是交給毛皮收購站。我記得，曾經把这个故事告訴过我的女朋友奧麗加·伊凡諾娃，她是剛剛当选的团小組長。她听了故事驚異地睜大了眼睛，大笑起來。

“黑貂？你在說什麼？用黑貂付团費？这太妙啦！應該把这件事講給那些忘記按時付团費的孩子們听听。”

第 二 章

一个休息日，我跟諾特一同在城里游逛。電車上的人都不住地瞧我們：諾特穿了一双吉里亞克人穿的海豹皮大靴子。他的動作上，面部表情上，以及那对細小的、好奇地望着周圍一切的黑眼睛里，都有着某一种东西吸住了乘客們的視線。有个小学生，始終沒注意到面前站着一位老太太，他忽然站起身來，望着諾特的臉說道：

“您請坐，叔叔。”

諾特沒有能坐得成：在給他讓出的座位上，老太太占先給坐上了。她挖苦地对小学生說：

“謝謝你，孩子。虽然你想了很久，可是总算想到啦。”

小学生也在我們下車的一站跳了下來，接着他就跟在我們后面走。

我們拐進胡同——他也拐弯。我們停下脚步——他也停住。

他这样釘着我們，可真叫我發笑，可是諾特却一点也不表示奇怪和不高兴。他声色不动。

“喂，你要干什么呀，小家伙？”我問我們这位不邀而來的同路人。

“我知道你們是哪兒來的。”

“哪兒來的？”

“你們是楚克奇^①來的堪察加人。”

“哼，我的老弟，”我假裝嚴厉地說。“你的求知欲，我可以給你五分，可是你的知識——只能給你一分！難道堪察加人是住在楚克奇嗎？要是我一定得告訴你，那我的朋友不是從楚克奇來的，是從庫頁島來的。你还是回家去看看地理教科書，住在庫頁島的是什麼人。”

“我們今年還沒有讀到庫頁島……”

小学生顯然很欢喜這場談話，已經不是在我們后面走，而是跟我們并排了。

我們沿着河濱街走去，我望着那条冲击着花崗石岸的涅瓦河，心里竭力想象蘭格爾——那条时常会有白鯨和海豹從海里游進來的海豹河。

諾特講到他的游牧站，講到鄰居的老頭兒，那老頭老得連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大歲數，講到那些平底船，尼夫赫人乘了这种船甚至可以渡過淺灘，還講到有一次一條鯨魚想躲過海豚，竟然冲到了岸上來。

諾特用俄語說話時，偶尔會帶出一個尼夫赫語的詞。我跟着念一聲，竭力想明確這個詞的發音。那小学生想必對於這種不尋

① 蘇聯遠東部分，靠近白令海峽。

常的聲音的結合也發生了興趣。他指着街上一个小花園問諾特，“花園”這個詞用他的話是怎麼說的。

“他的話沒有這個詞，”我說。

“那末‘林蔭路’呢？”

“也沒有。他們那兒沒有林蔭路。”

“哦，那末‘花園’這個詞呢？花園大概總有的吧？”

“沒有。”

“那末菜園呢？”

“也沒有。”

“好吧，那末‘面包’，——這個詞一定該有的嘍？”

“很抱歉，沒有！”我和諾特異口同聲地回答。“連這個詞也沒有。”

小学生大概以為我們在戲弄他，一賭氣就跑開了……

諾特偶爾也到我的宿舍里來。同房間的大學生們開玩笑地說：

“瞧，你的教科書來啦。尼夫赫語的活字典呢。開門迎接吧！”

這句笑話倒也有真實的成分。諾特不光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還是一个我所不了解的大世界。每當諾特吐出一个發音陌生的詞，這個詞就立刻把我的思維引到一个島上去，在那里人們是按照許多世紀以來跟我們隔膜的風俗習慣生活的。

可是，最妙的還不是這個。最妙不可言的在於，諾特是和我同時代的人，而且是我的朋友。我關心他的成就。我希望他在自己那邊、在循環運河畔的學院里，各方面都能夠趕在大家前頭。我常常丟下自己的事，跟諾特一起研究俄語、歷史地理，要他根據我念的寫句子並且檢查他的錯誤。他的事情比我自己的事情更能使我激動……

有一回，我把諾特領到大學里來——想讓他見識一下這條著名的走廊。

“這難道不是一條大街嗎？”我對他說。

“就是沒有電車，”諾特開玩笑地回答。

走廊橫貫了整個街區。入口在河濱街，出口在科學院圖書館旁邊。尤其在下毛毛雨的時候最為方便——用不着穿套鞋。走在這條走廊里，總會以為這真是一條大街，只不過這裡天花板代替了天空而已。

走廊兩旁有長凳。走累了可以坐下休息。

走廊里形形色色、熙熙攘攘的景象並不亞於街上。人們在這兒準備考試，溫習功課，心急慌忙地看別人的筆記，把“不要臨時抱佛腳”這句學生成語拋在九霄雲外。大講堂門口永遠是討論和爭辯的地方。時鐘下面，相愛的人們在約定下一次的會面。

我們一系里的維克多·維嘉澤夫，過分地喜歡在走廊里散步。在走廊的任何一端，隨時可以看見他那又長又瘦的、穿着一件短得不合身材的大衣的身影：忽兒站在布告欄或招貼廣告旁邊，忽兒跟什麼人一起踱步或爭辯什麼……

兩面牆壁上掛滿了各式各樣的布告：各種討論會，有趣的演講，運動比賽，勞動青年劇場的新戲，“國際革命家援助會”、“無神論者協會”、“蘇聯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後援會”的支部會議。

諾特看得眼花繚亂，不知道往哪一邊瞧才好。

可是這時維克多·維嘉澤夫卻象故意似地一把捉住了我的手。

“走吧。走吧。……都快到齊了。”

“哪兒去呀？我好象沒有地方要去嘛。”

“無神論者會議，”維克多用他那平常的快調象開機關槍似地

說。“今天所有的神都要受到譴責。……報告人是瓦西列奧斯特洛夫文化館來的。是個指導性的報告。”

“可是我是一個人。你自个兒不是看見我跟諾特在一起嗎？”

“把他帶去好了。”

這次報告對諾特產生了強烈的印象。固然，他略微有點氣惱——一切的神，不論大小，不管是希臘或羅馬的，甚至是古代墨西哥的，這次都提到了。報告人不知為什麼緣故對古代波斯的太陽神米特拉反對得特別厲害。不過對於那些還存留在尼夫赫老年人意識里的神，自然一點也沒有提到。庫頁島和下阿穆爾的諸神，在我們這些無神論者中間並不享有盛名，因此除了我們那位老教授和我以外，大概是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的。

在回來的路上，諾特向我講起尼夫赫的神話。我听得滿有興趣。本來嘛，在我看來一切東西都有興趣而且重要。在尼夫赫人的生活中，生活方式往往跟神話是分不開的。獵人準備出去打獵時，不但先要整理網罟、圈套和弓箭，同時還要祈求那些主宰叢莽中一切野獸的神對自己的憐憫……

諾特一步步地把我引進了他的世界。

我總是陪着諾特一直走到設在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寺院里的北方民族學院。這個地方離我的宿舍相當遠，可是我每天都很勤勉地陪送我的朋友回去。

宿舍房間里，除了我和諾特以外，總還有一些什麼人，我發覺我那尼夫赫朋友在房間里總是沉默寡言，行動拘謹，可是一到街上，這種拘謹就消失了，諾特甚至津津有味地講起他到列寧格勒之前的生活情況。這些用不純粹的俄語講述的故事，我往往不能一下子就听得懂，可是一個月以後，我卻能生動鮮明地想象到我那新朋友的生活中許多重要事件——鮮明得甚至在今天我還能想起這

些事情來。

……有一天，諾特那個荒僻的游牧站里來了兩個客人：區執行委員會主席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叶果洛夫和養魚專家庫茲明。

一所寬敞的大屋子的主人——肥頭胖耳的、近視眼的尼宙恩，殷勤地開門出來迎接，笑嘻嘻的向客人鞠躬。可是客人走過了這人的屋子，甚至沒有注意到那位主人。顯然他們正作着正經的談話。他們在一所最貧苦最小的屋子門口站住了腳——進門時要彎腰，而且隨時要当心腦袋撞着天花板，——這是諾特的父親契維爾凱恩的屋子。

這真是莫名其妙的行為！從前日本人住在這兒的時候，鬼子總是只到尼宙恩的屋子里去。在那幢用粗大的落葉松築起來的大屋子里，各種各樣的食物多的是。矮桌子上，在用海豹油、甜草莓和紅鮭肉做成的菜肴旁邊（這種菜肴在放進鉢子之前，先由一位最漂亮的女人——尼宙恩的小老婆用牙齒咬碎），放着一個象那位主人本人一樣的大肚子長頸水瓶。除了那些低矮的板床以外，尼宙恩的屋子里還有一張寬闊的雙人床，因為城里人是喜歡在他們脊背下面墊上一層厚厚的褥子睡覺的。

尼宙恩很會招待賓客。他身上穿一套輕飄的漂亮衣服，腳上穿的並不是平常的海豹皮靴子，而是用柔軟的呢子縫制的日本式便鞋，很象一種無指手套——大趾頭是分開的。穿了這種便鞋，腳就變得象手了。自然，穿了這種鞋子不可能走進滿地荊棘的樹林，或者去捉魚。可是尼宙恩根本不需要做這些事：不論到樹林里去打獵，不論到海里去打獵，或者捉魚，都有別人代他做。尼宙恩每次等候客人總是穿這種“手套便鞋”的。這次叶果洛夫和庫茲明來時，他也穿上了這種鞋子。可是這一回他這雙鞋子是白穿了。沒有穿的必要，客人本來就不是到他家來的。

叶果洛夫是个高身材、宽肩膀的人，蓄着一络蓬松的鬍子，为人朴实，談話时总是高声大笑，开玩笑，而且很喜欢跟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少年人談話。他異常关心游牧站上所有人的事情，不管他們的家私和狗^①有多少。

当叶果洛夫象对待成年人一样向諾特問話时，諾特發窘了。
叶果洛夫問道：

“喂，鮭魚捉得怎样？”

“没什么 捉得很少，”諾特回答，他自己也奇怪，他怎样会这么快就找到了必要的俄罗斯字。

“魚架上的魚是你們的嗎？”叶果洛夫問諾特。

“尼宙恩的 ”

“为什么挂在你們魚架上呢？”

“魚是我們捉的。”

“这是說，你們不是給自己捉的。”

“我不知道。是給尼宙恩捉的。”

“那末他給你們酬勞嗎？”

“不，我們一点点付給他。欠債还債。”

“原來如此！我懂了，懂了。唔，那末这个叫尼宙恩的自个兒有时候也捉魚嗎？”

“不，別人給他捉。”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冷笑了一下。

“尼宙恩很快就要自己捉魚了。”

諾特还以为客人說錯了話。难道可以开这种玩笑：要是尼宙恩听到了怎么办？尼宙恩的耳朵長得很，他什么事情都能知道，尤

① 当地人的習俗，家里狗多就是財產多。

其是在別人說他壞話的時候。

諾特把叶果洛夫的話告訴他父親契維爾凱恩、他母親和鄰居們，他們听了只是搖頭。尼宙恩的財產和各种食物多的是，够他和他的狗許多个冬天吃的。等到东西吃光，衣服穿破，尼宙恩还会派人去給他弄食物和縫衣服的獸皮。

叶果洛夫的話果真傳進了尼宙恩的耳朵。尼宙恩大笑起來：

“那个俄罗斯人是巫师还是怎么的？他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別人家里的好运赶跑呀？”

这个拥有許多吃得最飽、跑得最快的狗的主人，穿着輕飄的漂亮衣服，盤起了那双穿着象無指手套似的日本便鞋的脚坐着。也許是为了解悶，或者是为了表示穿便鞋的脚又暖又舒服，他不停地扭动着右脚的大趾头。

尼宙恩繼續教訓別人說：

“幸福不是酒菜，不能在家眷和客人中間平均分配。我不打算把我的好运分給任何人。幸福自己不会來，它是‘帕尔’（山神）和‘托尔’（海神）^①送來的。有的人能够得到很多，有的人一点也得不到。那个俄罗斯人有沒有想到自己有多厉害，能够跟山神和海神比个高下？”

鄰居們听着，不敢反对。尼宙恩所說的总是真話，因为父親一輩是这样过活的，爺爺一輩也是这样过活的。幸福总是給自己選擇更寬敞、更温暖的屋子，好运是不大会去拜訪那些窮人的夏季和冬季住处的。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知道了尼宙恩对他鄰居說的話，

區执委会主席坐在契維爾凱恩的夏季住处里的矮板床上，对

① 是庫頁島少数民族方言。